

跻身百度风云榜小说类前列 高居起点网历史类小说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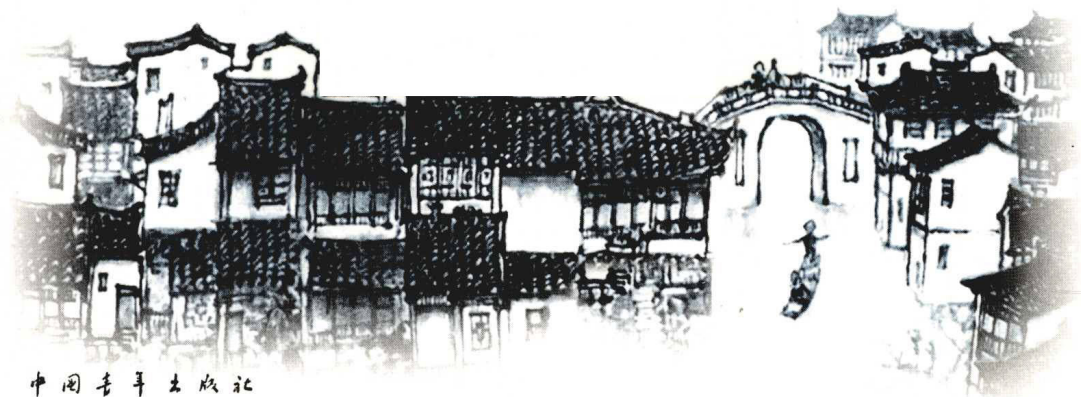
官居一品



之小荷才露尖尖角

三戒
大师

破落书生的进取人生
从一介布衣到一品大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青年出版社

官居一品

之小荷木鏡宋尖魚

三戒
大师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戒大师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3

(官居一品; 1)

ISBN 978-7-5006-9781-7

I. ①小… II. ①三…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527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地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策划:刘霜 Liushuangcyp@yahoo.cn

特约监制:吉吉 特约策划:肖瑶

责任编辑:刘霜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8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 57350517 57350524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00×1000 1/16 19印张 1插页 320千字

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526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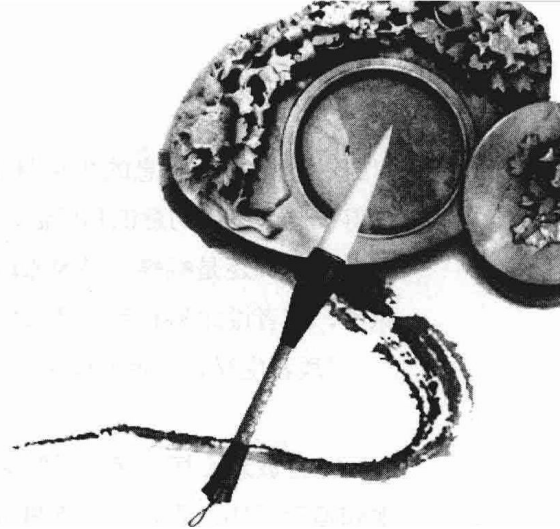
001	015	031	050	074	091	103	117	128	14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黄梁一梦五百年	春江明月共潮生	谁家新燕啄春泥	万般唯有读书高	童生智巧解双难	书生何须百万兵	无边光景一时新	族中求学展头脚	今年欢笑复明年	送君千里终须别



目 录

161	173	190	214	232	244	250	263	276	286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妙笔生花探案首	酒逢知己千杯少	宝剑锋从磨砺出	群英宴上论功名	一朝金榜题名时	簪花宴上起风波	黄昏独坐海风秋	烽火城西百尺楼	援兵天降解险境	漫漫长路初功名





第一章

黄粱一梦五百年

凉风习习，夜色迷离，轻纱般的薄雾缭绕着安静的县城，朦胧的月光映照着清清的小河，岸边是鳞次栉比的两三层黑瓦小楼。水渍斑驳的墙面上，尽是青绿色的苔藓痕迹，还有些爬满了常青藤蔓，只露出开在临河一面的一溜窗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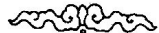
此时已是夜半三更，除了河中的蛙声，巷尾的犬吠，再也听不到半分声音，只有东头一个窄小的窗洞里，透出昏黄的灯光，还有说话声隐隐传出。

从敞开的窗户往里看，仅见的一桌一凳一床，一个身着破旧长袍，须发散乱的四十岁男人蹲在一旁，一边盯着身前小泥炉上的药罐，一边对着床上躺着的少年说话。

“潮生啊，你且再坚持一会，待为父煎好了药，你服过就可痊愈了。”

听着这一口略带着吴侬腔调的官话，床上的少年微微侧过头去，心中顿感温暖。他缓缓闭上眼睛，回想着近日来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本是一位年轻的副处长，作风勤廉，办事公正，何以突然一觉醒来，竟



附身在这个奄奄一息的少年身上，并在少年神魂微弱之际，奇妙地与之融合，获得了这个少年的意识和记忆，成为了这个五百年前的自己。

是庄周还是蝴蝶？是原来的我，还是现在的沈默？说实话，他已经完全糊涂了，或者说此刻的自己已然是一个全新的沈默了吧？

“适者生存，一定要适应。”沈默这样对自己说道。

一旦放开心怀，接受了新身份，一些属于这少年的记忆便如同潮水般涌来，他知道自己叫沈默，乳名唤做潮生，十三岁，是大明朝绍兴府会稽县永昌坊沈贺的独子。

要说这沈贺，出身绍兴大族沈家的旁支，自幼在族学中开蒙，十八岁便接连考中县试、府试、院试，成为一名每月领取廩米的廩生——廩生就是秀才，但秀才却不一定是廩生，因为只有考取一等的寥寥数人能得到国家奉养。

能考上这吃皇粮的秀才，沈贺是给爹娘挣足了脸面。

然而时运倒转、造化弄人，沈相公从十九岁第一次参加秋闱开始，接连几次落第，后来父母相继过世，沈贺别无所长，只能继续应考，空把大好光阴浪费了不说，还把颇为殷实的家底败了个干干净净，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去年夏天，沈秀才的媳妇中了暑气，积弱的身子骨竟一下子垮了。为了给媳妇看病，他连原来住的三进深的宅子都典卖了。结果银钱流水般地花出去，沈默母亲的病却越来越重，至年前终于阖然而逝。沈贺用剩下的钱葬了妻子，却发现连最便宜的小楼都租不起了，爷俩只好“结庐而居”。

这时一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便是县学发的廩米，每月六斗。沈默再去乡间挖些野菜、捉些泥鳅回来，这才能刚刚对付两人的膳食。

祸不单行，几天前沈默去山上挖野菜，被条受惊的毒蛇给咬了小腿，被同去的哥儿几个送回来时，已经是满脸黑气，眼看就要不行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沈默就不知道了。当他悠悠醒来，便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间阁楼之中。

望着一只正在努力吐丝的蜘蛛出神，沈默听到父亲在一旁道：“好了好了，这药终于煎好了，潮生吃药了。”

说着沈贺便将沈默扶了起来，小心地让他靠在枕头上，这时沈默第一次好好端量着今后将要称之为父亲的男人，只见他须发蓬乱，脸色青白，眼角已经



有了明显的皱纹，嘴角似乎还有着青淤，颧骨上有着一些明显的伤痕，身上的长袍也是又脏又破，仿佛跟人打过架，还不出意料输了的样子。

见沈默看着自己，沈贺双目中却满是兴奋和喜悦，激动地说道：“得好生感谢殷家小姐，若没得她出手相救，咱爷俩就得阴阳永隔了……”说着便眼圈一红，又要落泪。

见得父亲哭，沈默却也没由来的鼻头有些发酸，想要开口安慰一下，喉咙却仿佛加了塞子一般，一个字也说不出。

沈贺喂沈默吃完了药，再把他重新放躺，朝他挤眼笑笑道：“睡吧。”便吹熄油灯，趴在桌子上睡了。因为这屋里只有一张床……

沈默不能入眠，他借着幽暗的光线，端详着趴在桌子上的父亲，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他倒不是为了眼前的衣食发愁，虽然这看起来是个大问题，但有这位父亲在，应该不会让自己活活饿死吧。

他睡不着觉的原因，说出来要让一些人不屑——他为能有一个关爱自己的父亲而兴奋不已。也许是性格的融合，也许是心底的渴望，他对这个一看就是人生失败者的父亲，除了称呼起来感到难为情之外，竟然一点都不排斥。

所以沈默决定放开心怀，努力去接受他，去享受这份感情。

一夜在胡思乱想中度过，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小鸟在窗台上唧唧喳喳地觅食，也把趴在桌上的沈贺吵醒了。他揉揉眼睛，便往床上看去，只见沈默正在微笑地望着自己。

沈贺的眼泪一下子就夺眶而出，起身往床边跑去，却被椅腿绊了一下，踉跄几步，险些一头磕在床沿上。他一把抓住沈默的手，带着哭腔道：“天可怜见，佛祖菩萨城隍爷保佑，终于把我儿还我了……”

沈默用尽全身力气，反握一下他的手，嘶声道：“莫哭……”虽然已经接受了，但“爹爹”二字岂是那么容易脱口的？

沈贺沉浸在狂喜之中，怎会注意这些枝节末梢，抱着他哭一阵笑一阵。

过一会儿，沈贺可能觉着有些丢脸，便擦着泪红着眼道：“都是爹爹不好，你娘临去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把你拉扯成人。可她前脚走，我就险些把你给没了……我，我沈贺空读圣贤之书，却上不孝于父母，中又愧于



发妻，下无颜于独子，我还有何颜面能立于世啊……”好半晌，沈贺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他擦干脸上的泪水，自嘲地笑笑道：“为父这辈子还没哭这么痛快呢。”说罢轻拍一下沈默的肩膀，他面色极为复杂地道，“苦读诗书数十载，方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从今天开始，为父要好好找份营生，养活潮生你！”

沈默感激地笑笑，想了想，还是开口道：“您不必勉强自己，等孩儿身体好些，自有计较，咱们无须为生计发愁。”说着笑笑道，“说不定下次就能高中呢。”

沈贺仿佛从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一般，上下打量着沈默，宠溺地揉揉他的脑袋，开心笑道：“天可怜见，潮生这次因祸得福，长大懂事了。”

沈默微微侧头，躲开沈贺的手，舔一下干裂的嘴唇道：“奋斗了半辈子的事情，放弃了岂不可惜？”

沈贺又是吃了一惊，奇怪一个以前木讷难言的少年，突然说出这样深沉的话来。但沈相公毕竟是秀才出身，很快便联系到“否极泰来”这样的玄学观点上，起身在屋里走了几圈，兴奋地搓手道：“看来祖宗有灵，让我儿的灵窍早开，果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啊！”

沈默虽然不敢苟同，但对无须自我辩解很是满意，便紧抿着嘴，笑而不言。

沈贺又在屋里脚步沉重地转几圈，突然定住身形，十分严肃地望着沈默，仿佛作出了最重大的决断，沉声道：“潮生，为父决定了，就此不再读书了。”

沈默正要开口再劝，却被沈贺挥手阻止道：“你好生养好身体，万事都不要操心，一切有爹爹呢。”

沈默隐约猜到他的决定，面露不忍道：“您……”话说到一半，却又被重重的敲门声打断。

爷俩回头望时，那门已经被推开，一个怒气冲冲的婆娘出现在两人眼前。只见她穿一身花花绿绿、皱皱巴巴的长裙，身材肥短、面目可憎。伸着根萝卜似的指头，指着他俩便开了骂：“你个老头和个小崽子，大清早上就在个堂里走来走去，着急起去报头胎啊！”

沈默身上却没有半分力气，只好闷闷地斜着眼，让老头对付她。

但沈贺显然不是这泼妇的对手，涨红了脸也说不出话了。被骂得狠了，才憋出一句道：“还不让人在自个屋里走道了吗？”

“什么？自个家里头？”泼妇激动得唾沫横飞道，“这是你家吗？昨天晚上



还是我家阁楼！”后面又是一阵语速极快的谩骂。

那泼妇足足骂了一刻多钟，直到汉子喊她回家吃饭，这才意犹未尽道：“一天不死出去，就骂你一天！”说完便摇着肥硕的屁股，吃力地下楼去了。

望着她蹒跚离去的背影，沈贺生了半天闷气。突然听到肚子咕咕直叫，便愤愤道：“野蛮粗鲁，简直是不可救药！”这才冲淡了心中的郁闷，朝沈默勉强笑笑道，“潮生，饿坏了吧？”

沈默摇摇头，轻声道：“那婆娘为何发飙？我看是故意找碴。”

“找碴？确实是。”沈贺苦笑道，“这间阁楼原是她库房，现在被咱爷俩占了，她当然不高兴了。”

“我们住的是她家吗？”沈默难以置信道，在他的印象中，老头是个死要面子的书呆子，宁肯搭草棚也不愿寄人篱下。

“不是，”沈贺神色一黯，不断摇头道，“这里是沈家大院，我们本家太爷安排咱们住下的，至于那泼妇，跟我们一样，都是投奔本家的，只不过先来欺负后到罢了。”越说表情越暗淡，沈贺不想在儿子面前再说这些，便强打精神道，“莫理她，就当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吧。”

草草吃过早饭，沈贺先将家什一一收拾，嘱咐道：“爹爹出去转转。”便急匆匆掩门下楼，逃也似的去了。

他一走，小小的阁楼内便安静下来，外面的喧闹声却渐渐传了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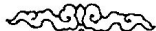
透过虚掩的窗户，沈默看到蓝莹莹的天空上飘着洁白的云，颜色是那么纯粹。

他躺了一会，还是睡不着。沈默使劲撑起胳膊，想要坐住身子往外看看，无奈身体仿若灌了铅，重又摔回在硬床板上，痛得他嘶嘶直抽冷气。他偏生是个犟种，越是起不来越是反复尝试。不一会儿，便折腾得满身虚汗，直挺挺躺在床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这时房门被粗暴地推开，那胖女人又出现在沈默面前，还有个身材干瘦的汉子，背着个大箱子，低头跟在她后面。

那女人早就看到沈贺离开，大模大样地走进来，看也不看沈默一眼，对那汉子指指点点道：“搁到角上去，再把那些个箩筐也拿上来。”

那汉子看看满头大汗的沈默，于心不忍道：“这小哥病着呢，我们还是莫打



扰了。”

“让这个小娘养的死去。”胖女人轻蔑地看沈默一眼，怒冲冲道，“我们家都插不下脚了，不搁这里搁哪处？”

“可以放在底楼嘛。”汉子小心翼翼道。

“苦霪雨，水滴滴，放底楼，咱家的家什长蘑菇怎么办？你个穷鬼再给我买新的啊？”说着矛头又转移到汉子身上，指着鼻子骂他穷光蛋、没出息，跟了他算倒八辈子大霉之类。

那汉子被婆娘骂得窘迫不已，赶紧将箱子往地上一搁，丢下一句：“俺再下去取。”便落荒而逃了。

那胖女人朝着他的背影狠啐一声，又觉着意犹未尽，准备再寻沈默的晦气耍耍。

沈默却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蛋憋得一阵白一阵红，再配上那满头的大汗，一看就是重病在身的样子。

见他不停咳嗽，那女人试探问道：“你是啥病？”

沈默喘息道：“老……”便又接着咳嗽起来。

“什么？痲……痲病？”胖女人面色顿时煞白，如坐了钉子一般，一蹦三尺高。她尖叫一声，便连滚带爬地夺门而出。出门时没留神，被门槛一绊，一下子摔了出去，正好撞在一手拎个包袱往上走的汉子怀里，两人便如皮球一般，骨碌碌地滚了下来。

沈默只听到一阵稀里轰隆的声响，紧接着便是那女人杀猪般的嚎叫声：“你不会接住我啊……”

过一会儿，摔得鼻青脸肿的短衣汉子重又上来，也不敢看沈默，抱起他的箱子便匆匆出去。

沈默在背后叫他道：“其实，咳咳，我想说的是老……”

那汉子却加紧了脚步，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在这屋里多待一瞬，都会有生命危险。

“老子没有病。”沈默翻翻白眼道。

看那汉子离开，沈默感到一阵困倦，便合上眼睛，呼呼大睡过去。

稀里糊涂睡了半晌，沈默才被上楼声吵醒，他也不睁眼，郁闷地咳嗽道：



“我得的真是痲病，这下放心了吧？”

却听到一串银铃般的悦耳笑声，让人精神为之一震。沈默睁开左眼，却见是一个皮肤白皙、眉眼带笑的女孩，一手拎个食盒一手掩口娇笑，俏生生地立在门口。

这女孩身材娇小，望之不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双丫髻，身上穿着淡绿长裙，上罩对襟七彩水田马甲，虽不算太靓丽，却胜在青春可爱，使沈默眼前一亮。

那女孩杏眼一瞪，刚要张嘴挖苦，但见他毫不避讳地打量自己，一串话憋在那里，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竟然憋得小脸通红，好半天才回过劲来。

“你！”小丫头打量着这个年纪相仿的男孩，发现他长得还挺好看的，决定不与他置气，开口道：“你是沈相公的儿子吧？”

“是的。”沈默点点头道，“你是哪位？”

“我是……”小丫头黑白分明的眼珠子骨碌碌一转，嘻嘻笑道，“记住啊，人家姓殷，叫画屏。”

“银花瓶？这名字好。”沈默心中好笑。又转念一想，顿时明了，肃容道：“敢问这位姑娘，与殷家小姐有何关系？”

“那是我家小姐。”画屏小丫头骄傲地昂着头道，“人家是小姐的贴身丫头，很有地位那种。”

“失敬失敬。”沈默强撑着想要起身，但身上实在不着力，只得苦笑道，“我实在起不来，实在是失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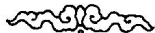
见他态度大转弯，画屏奇怪道：“你变脸好快啊？”

沈默正色道：“家父已经说了，若没有殷家小姐出手相助，在下这条小命就要归阎王爷管了。”说着一拱手道，“救命之恩不敢言谢，画屏姑娘既然是代表殷小姐来的，在下自然要表示尊敬了。”

几句冠冕堂皇的说辞，顿时把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哄开心了。

画屏将食盒打开，从中端出个陶罐。掀开盖子，一股诱人的香气便伴着腾腾热气四溢出来。

“这是我家小姐特意吩咐厨房炖的鸡汤，”画屏一边将汤盛到一只精致的青花瓷碗里，一边献宝似的炫耀道，“放了人参、当归、黄芪，还有十几样药材，滋补得很。”又拿出两串油纸裹的药包，放在一边道，“这两个一份是补气血，



一份是跌打药……一个你用，一个沈相公用，别搞混了。”

沈默微微一笑，轻声道：“画屏姑娘，我能问个问题吗？”

他那疲惫的一笑，仿佛脆弱的青花瓷，让画屏姑娘心弦一颤，面颊顿时羞红了，轻轻搁下碗，蚊子哼哼道：“你问吧，太私密的可不能告诉你。”

“在下不会那么唐突。”沈默苦笑一声道，“我要问的是昨天……被蛇咬了后，我就昏过去了，至于父亲怎样遇上你家小姐，又是怎样来到这里，全都不知道。”诚恳地望向她道，“你能给我讲讲吗？”

“这样啊，”画屏微微失望道，“好吧……”便将一方罗帕搁在长凳上，与沈默对面坐下，轻声回忆道，“昨天过午时分，听到前厅有嘈杂吵闹声，小姐便让我去前面查看，我一问才知道沈相公抱着你冲进我家济仁堂，求坐堂大夫救你。但济仁堂的规矩是，病患进来先收五十文的问诊费……”

说着，画屏担心地看沈默一眼，果然见他面色不善，小声辩解道：“小姐上月才接手的济仁堂，起先并不知道有这么条规矩，现在已经叫他们废除了。”

沈默点点头，低声道：“殷小姐仁厚。”

听到夸奖自家小姐，画屏得意地笑笑，接着道：“沈相公拿不出钱来，大夫便不给你医治，双方争执急了，便有些推搡吵闹，这才惊动了小姐。”

沈默知道事情没有画屏说得那么简单，他几乎可以断定，父亲脸上的擦伤与淤青，八成是那劳什子“济仁堂”的伙计殴打所致。

不是他心理阴暗，妄自揣测，而是他太了解人心了，若是双方萍水相逢，那股小姐免了他的诊费、再给他免费抓些药，也就仁至义尽了。实在没必要次日还派贴身丫鬟前来探视，又熬鸡汤又送药的，还是跌打药，不是心里有愧是怎地？

一想到老头为自己低声下气，还要看些小人的嘴脸，甚至被人打伤，他便觉着热血往头上涌，双手紧紧攥了起来。

“你不怪我们吧？”画屏毕竟年纪还小，下一句便露了馅。

“哪能呢？”沈默温和地笑笑道，“姑娘和小姐都是在下的救命恩人，我感激还来不及，怎会不分好歹呢？”

“那就好，那就好。”画屏双手捧在胸前，不好意思道，“我家小姐说了，不管怎么说，人是我们家打的，这事儿就得负责到底。给你瞧完病，小姐就派人送你回家，可你父亲坚决不同意，执意要自己回去。小姐只好答应，但让车夫



载着我，在后面暗暗跟着，好记下你们的住处。结果看你父亲在一条胡同里几经徘徊，最后还是掉头回来。在沈家台门前停下，犹豫了好一会，才上前叫门……”

画屏的讲述虽然不甚详尽，沈默却见微知著，能清晰感到在那一刻，父亲心中的纠结与痛苦……大夫说绝对不能受潮了，他便不愿背自己回到河边的小草屋；但天下之大，屋舍如云，身无分文的父子俩却再没有立锥之地。

无奈之下，沈贺只好硬着头皮到本家求助。

寄人篱下，忍受白眼，都是为了他啊！

沈默的心里乱极了，连画屏什么时候走的，走前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天渐渐黑下来，缓慢的步履声响起。不一会儿，门推开了，沈贺拎着两条巴掌大小的鲫鱼，笑眯眯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潮生，你有口福了。”沈贺一进门便呵呵笑道，“回来路上碰上长子，便见他拎着两条鱼东张西望。”长子与沈默的年纪相仿，姓姚，因为身材高大，大家便叫他“长子”，久而久之，便把原先的名号给顶替了。

姚长子为人忠厚义气，与沈默脾气最是投契，常常在一起玩耍。那天沈默被蛇咬了，还多亏了长子将他背回去，否则他的小命一准被阎王爷收了去。

“他说在家里等你不见，便到街上寻找。”沈贺将鱼搁在盆里，一边熟练地去鳞去鳃，开膛破肚，清洗干净，一边笑道，“见到我时，他已经转悠大半天了，我跟他说了你的情况，他这才放了心，还把这鱼给我，说让你补补身子呢。”

正忙着，沈贺继续道：“爹已经想好做什么了，明天再给你买只鸡回来。”

“做什么呢？”沈默兴致勃勃地问道。

“写字。”沈贺道，“我今天注意看了，在城隍庙前面有给人代写家书、撰写对联、誊写铭文的，一天下来怎么也有个百十文的进项，这样一个月最少能赚二两银子。”

“为什么不去教书？”沈默奇怪道。

“哎，你当我不想啊？”沈贺叹口气道，“我一个秀才出身，县学府学教不了，蒙学里又才给一月一两的银钱，不划算得很。”按规矩，他一旦开始从事别业，其廩生资格便自动取消，每月六斗的廩米自然也就停发了。

在江浙富庶地区，一两银子可以买到两石米，但沈秀才不劳动也可以得到



六斗。即是说，他若是当塾师的话，每月才多进账大米一石四，或者是七钱银子。若是出去练摊写字的话，情况就大为改观了……

说干就干，第二天沈贺便回到河边的草棚，取出笔墨纸砚，扛上一副破桌椅，兴冲冲地去城隍庙练摊了。

他毕竟是堂堂秀才出身，一手瘦金体挺瘦秀润，不论识字与否，都能看出他的字要比那些混口饭吃的写字先生漂亮许多，这也属于错位优势了。再加上他并不贪财，百文也写，十文也书，实在没钱给点粮食腊肉也行，人们都愿意照顾他的买卖。

除了第一天才开张之外，从次日起每日进项就超过百文，没几天工夫，便把周边的买卖抢了个空。

贫穷乍富的感觉，让沈贺有些头脑发热，竟然果真一天一只大肥鸡，买回来给沈默补身子。

吃着香喷喷的鸡汤，沈默却高兴不起来，他不无忧虑地问道，“父亲，那几个同行的生意如何？”

“我哪知道？”沈贺夹着根鸡翅膀，不太斯文地撕咬着，口中含混道，“不过这些天，找我写字的人越来越多，宁肯等我第二天才写好，也不找别人。”说着掩不住地得意道，“潮生你是没看见那几个同行的表情，啧啧，估计吃了我的心都有了。”

沈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轻声道：“凡事还需留些分寸，父亲初来乍到，便把人家的饭碗夺了，搞不好会遭人忌恨的。”

“晦气。”沈贺端起酒盅，吱溜一声饮下一盅黄酒道，“你爹我一没偷二没抢，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有什么好小心的？至于没人找他们，是他们本事不佳，回去好好把那手字练一下才是正办，哪能怨到我头上呢？”

“父亲是坦荡君子，”沈默缓缓摇头道，“可这世上最难防、最该小心应付的便是小人了。”

“小心应付？笑话。”沈贺又饮一盅道，“还指着他们帮什么忙吗？”

“当然帮不上什么忙。”沈默轻声道，“只是防备他们做坏事罢了。”

沈贺正在得意劲儿上，怎能听进沈默的逆耳忠言去呢？他摆摆手道：“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爹我三四十岁的人，哪还用你个十三四岁的娃娃教。”沈默只好住了嘴。



往后几日，沈默便在家安心养病，沈贺每日将鸡鸭鱼肉往家里买。那股小姐的贴身丫鬟画屏也时不时过来，送些滋补药品，每次都跟他说笑半晌才走，临走还央求沈默再将讲过的笑话、猜过的谜语说一遍。

那楼下的婆娘也一时没了动静，好吃好喝没了打扰，沈默的身体复原得很快，只是六七日便能扶着墙下地行走，看起来再过个十天半个月，就能重新活蹦乱跳了。

能下地行走之后，沈默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走到门口，望一望自己住了七八天的院子，到底是什么模样。

他住的是最北面的阁楼，也是这大宅院的最高处。倚在门口，放眼望去，整个院子便一览无余……只见这宅院坐北面南，占地极广，数一数黑瓦屋顶，竟然足有五进深。

远远望去，正门口处竖着两面五丈高的大旗。两旗之间是整个宅院的中轴线，大院里的建筑从南至北完全对称，房房相连，间间相对。

从第三进到沈默所在的第五进，以回环的廊道分隔出六个形似独立，而又有相互联系的庭院。房舍分布错落有致，庭院毗连，门户相对，回廊串接，四通八达。又有假山流水、红花绿柳点缀于粉墙黛瓦之间，看得人神清气爽，顿感夏日不那么难熬了。

正看着，沈默突然听到楼下一阵熟悉的骂声响起：“你个小兔崽子，不是得了痲病吗？咋还不去投胎呢？”

沈默低头一看，果然是那胖女人重出江湖了，只见她一如既往的肥硕，穿着紧绷绷的衣裙，抱着半边西瓜，脸上还沾着几粒黑子，正仰头瞪着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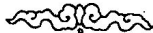
沈默翻翻白眼，居高临下道：“老泼妇，小爷说的是‘老子没病’，谁让你跟你汉子都不听全？”

“什么？本事见长啊？”胖女人没想到他竟然这般利齿，登时战意高涨道，“你个小兔崽子，整日里与个小娘皮勾勾搭搭，越发不要脸皮了。”

沈默却不理她这茬，转身进了屋。遇上这种蛮不讲理的泼妇，倘若与其对骂，便正遂了她的意。输赢且不说，那本身就是莫大的侮辱。

那女人见沈默回屋，以为他怕了自己，越发得意扬扬，扭着肥硕的屁股往上爬，要将前些天失去的场面找回来。

好容易爬上阁楼，胖女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站稳脚一推虚掩的门，便要



往里进。

只听哗啦一声，带着浓重气味的液体从天而降，兜头淋了她一身，紧接着一个瓦盆落下，砸到胖女人的肩膀，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胖女人被吓呆了。吧唧一声，西瓜落地，胖手却仍然半举着，愣愣地站在那里，好长时间搞不清状况。

却听沈默捏着鼻子道：“啊，你把我传家的瓦盆打碎了，快赔我！快赔我！”

胖女人这才回过神来，便闻到一股浓重的骚味，登时脸就绿了，恼羞成怒道：“小子，你给我等着！”逃也似的转身下楼……虽然极想扒了沈默的皮，却禁不住身上的腌臢，先行刷洗去了。

过了半晌，沈默听到楼下隐隐有吵闹声传来，似乎是那婆子叫她汉子上楼报仇，那汉子不愿意，婆子便臭骂他一顿窝囊废，拎一根擀面杖，自己气势汹汹地上楼来了。

女人看到房门仍然虚掩着，便从缝隙中往上瞄，果然见一个篮子坐在门顶，不由冷笑连连道：“老娘才不会再上当呢？”她仰着头，踮起脚尖，双手握着擀面杖，使劲往上一杵，果然将那篮子顶落下来。

“哈哈，技穷了吧，你个小兔崽子。”胖女人一把推开门，昂首挺胸，得意扬扬地迈过门槛进了屋。

然而意外无处不在，右脚刚一落下，她便感觉似乎踏在镜面上一般。低头一看，原来踩在了一大块西瓜皮上……只听“刺溜”一声，胖女人便仰面朝天后倒去。有道是祸不单行，她的小腿肚又绊在门槛上……力上加力，她的下坠之势猛增，顿时如推金山、倒玉柱一般，轰然摔了出去。

伴着一阵杀猪似的哀嚎，胖女人如个大皮球一般，从狭窄的楼梯上翻滚下去……她家汉子这次学乖了，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滚下来，想也不想，便闪到一边，眼睁睁看着妇人摔了个七荤八素，四仰八叉。

沈默在上面听着，心说：“这下摔得够狠，连骂人的劲儿都没了。”他知道这事儿没完，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这回他没猜错，天还没黑，麻烦就来了。

沈默当时正在出神，听到天井里传来嘈杂的人声，紧接着便有“咚咚”的

